



铁丽 著

# 写不尽的岁月



读史·文

# 写不尽的岁月

**献给残酷地剥夺和慷慨地  
赋予了我们的那个年代。**

##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知识青年杨南生、叶萌二人的经历为主线，展示了一段时期从沿海省城到北方边陲草原的广阔社会生活。作者以朴实的笔调和连环散文体的方式勾勒了一组组生活场景和人物画廊。各级干部的升降沉浮、知识青年的悲欢离合、牧民的喜怒哀乐、草原的风土人情、世事的风云变幻皆入图中，生动真实地反映了各色人物在那个动荡年代里的命运。作者更以重笔彩绘，着力描写了无情岁月中人性的美、扭曲年代中真诚的爱和蒙汉民族在共同苦难中的兄弟情谊，全书文笔既朴实凝重又不乏生动流畅，结构风格独特，无论在取材、观察生活的视角还是写作手法上，均有自己的特点，体现出一定的历史感和民俗文化价值。

路。

一条红砖铺设的小路。两边，高高的柏树墙形成夹道，绿柏和红砖相映，显示了一种修整、幽雅的格调，小路很漂亮。但它不宽，刚刚能并排走开两辆小汽车。

一辆墨绿色的小轿车拐上了这条红砖路，四岁的杨南生歪靠在后座上，他左面是惠兰阿姨，右面是一个卷得松松垮垮的大被袱卷，靠在上面可真舒服，软软和和的。南生只顾盯着车窗外，车子要开到哪里去，他并不清楚。

汽车在一座漆成深褐色的大门前停下来，响了两声喇叭。大门开了，一张戴着浅黄绿色军帽的红通通的圆脸伸出来，是一位年轻的解放军战士。

小车缓缓地驶过宽大的前院，停在一座楼房前。司机田振龙回过头来，冲惠兰说：“到站了。”

“这是哪儿啊？”南生挺奇怪。

“新家。以后，咱们就住这儿了。”惠兰阿姨一边告诉他，一边手忙脚乱地对付那个大被卷。

南生疑惑地四下打量。忽然，楼房的侧门开了，一个女人从高高的石台阶上走下来，穿着件深灰列宁装，头戴一顶灰帽子。

南生愣了一会儿才认出来，原来是妈妈。

他兴奋地一边打开车门往下跳，一边高声叫：“妈妈，我们来了！”

在滨海市边缘，过去的外国租界地上，参差座落着十四座洋楼。它们各具特色，建筑风格迥然相异。远远望过去，这片欧洲式的庭院群在周围的开洼地、野树丛中显得非常惹眼。

洋大人们以中国土地上的上等人身份在此安居了多年，经过他们长年苦心经营，整片楼群已经形成了独自的区域。

十四座洋楼分别座落在十四个院落中，每个院子都像是一个花园。院内，生长着高大的洋槐、梧桐、合欢树和较低矮的丁香、木槿。粗壮的藤萝攀伏在砖木结构的花架上，夏日累累成荫。

绿色的草坪修剪得平整如毡，那是一种细细的欧洲种的刍草，人踏过后也不倒地，仍然平整如初。

这片院落中有三座院子特别大，它们按照原来主人的归属，分别被称为“太古大院”、“怡和大院”、“汇丰大院”。沿着红砖路座落着的几座楼房却不属于这三大财团所有，而是属于一个叫凯瑟琳的英国老太太的。所以，红砖路也被起了个殖民地味十足的名字：凯瑟琳路。

1949年以后，住在这片楼里的外国政客、银行家、冒险家和发了中国人的财，在租界中做寓公的阔佬们，有些已经很不情愿地回国去了。空出的房子，一座座被滨海省政府接收了过来。较小的楼陆续住进了一些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干部，大些的楼，暂时还空着，准备改作省委的招待所。小路的名字也被改为“瑞金路”。

杨南生家，是第一家搬进来的新住户，他们住进了瑞金路东头的第二座楼。

南生家的到来恐怕是历史给附近的洋阔佬们开的一个玩笑。在一条充满欧洲罗曼世界情调的花园小路上，忽然住进几

家穿着旧灰色、蓝色列宁装的共产党“土包子”，出现了绿色小岗亭和身穿黄绿色军装、手执苏制冲锋枪的解放军战士，这一切，别提和周围的气氛有多么不协调了。况且，他们是以胜利者的身份来的。他们的出现，使西方大亨们明白，这片土地已经换了主人。

现实的变化实在让这些外国人痛心疾首而又无可奈何，他们都变得深居简出了。

杨南生家东面隔壁是解放前瑞士驻滨海领事的私邸。偌大一座楼，只有领事两口子 and 女管家、男仆、花匠、司机居住，还有一条狗和一只猫。

那时，作为中立国的瑞士已经和新中国建交，但不再在滨海设领事馆，他们的使馆正在和新政权商谈撤领事宜。领事先生尚未离开，他是一个六十多岁的干瘦老头儿，纯白的头发，纯白的小胡子，总穿着一身笔挺的黑西装，白衬衣领口前结着黑领结，手上永远有一支细长的乌木镶象牙手杖。他偶而到花坛间转转，总是直腰、挺胸、目不斜视，一副不苟言笑的绅士派头。

领事太太又高又壮，头发花白，岁数和领事先生差不多，可显得比领事平易，像个普通的家庭妇女。

每到周末，领事的晚会仍然还要开，附近留下没走的外国人，都到这里聚会。但他们的汽车通过红砖路时，都关闭了大灯，悄悄地滑行而过。他们楼房百页窗总是关得紧紧的，几乎一丝光线也透不到外边。只有在深夜，才能偶尔从楼中飘出一丝微弱的交响舞曲声。

窗外又响起“一、二、一”的口令声，南生忙不迭地爬到窗台上向外张望。红砖路上，一小队换岗的警卫班战士，随着

班长王得胜的号令，气宇轩昂地整齐走过。王得胜是个高大的山东汉子，因少了两颗门牙，被惠兰称为“没牙佬”。每走到“怡和大院”墙边，王得胜总要大喝一声：“预备——起！”战士们直着嗓门整齐洪亮地唱起来：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 二

南生家这栋楼过去的主人据说是凯瑟琳老太太的一个什么德国亲戚。此人在本国名不见经传，来华后不仅暴发，还被赐予“冯”的称号，实现了在自己国家永远实现不了的梦。他造的这座楼处处追求德国老贵族宅邸的情调：深邃的宅院，宽阔的玻璃花房，高大的石台阶，结实而厚重的门框和窗框，无不给人威严、华贵的感觉。

一楼饭厅门墙边摆着高大的玻璃门座钟。书房、吸烟室四壁是深茶褐色的护壁板。带有青铜雕花挡板的大壁炉尊贵地蹲踞在墙角。就连饭厅房顶的吊灯和石膏雕花装饰，也无一不是古色古香，尊严气派。

楼上的卧室、起居室又大又深，警卫战士说，“要当兵营，每间屋都能住上一个排。”屋子大，光线却很差，虽说每间屋子都有几个窗户，但每个窗只有两扇对开的窄长条，窗玻璃被木格隔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加上纱窗、百叶窗和缠绕在窗周围的爬山虎藤，即使在阳光充足的中午，各个房间也阴阴暗暗的，像座城堡。远不如美国式的楼房那样明亮，也不像英式大宅邸那样使人安适和舒服。从情调上，倒和中国的旧式大宅院有些相通之处，整座房子的设计、格局主要不是为了让住在里面的人舒适，而是为了渲染一种尊严、地位。

南生的父亲杨思源搬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警卫员小陈带人摘去门前那面已失去光泽的铜牌子，那上面用中英两种文字赫然刻着——“WATCH OUT! A DOG! 小心恶犬!”

杨思源和他的爱人路远，平常工作很忙，白天，家里只有南生和惠兰阿姨。

空空落落的大屋子里，各个角落过去摆放的是德国人无法带走的可以拉开的笨重雕花大餐桌、高背绿灯芯绒面的雕花餐椅、玻璃砖镶嵌的多层物品柜和卷成卷儿的厚重发黑的旧地毯。现在，又加进了机关管理科发的白碴木板凳和铺板床。

可以升降的铁架雕花地灯和用白油漆书写编号（这是公物的标志）的黄漆旧三屉桌并排而立，洛可可式的绒面沙发和三脚高圆凳混杂相处。地下室里，冰激凌搅桶旁是惠兰的咸菜坛子。厨房里，电冰箱边摆着马师傅的黄铜火锅。宽大的白磁砖浴室中，从未开过的笨重老式洗衣机上摆着路远搽脸用的蛤蜊油、牙粉。这些东西，过去本是“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但当它们被掺杂着摆在一起时，竟然化合成与那个天翻地覆的岁月非常协调的一种风格，一种打破旧世界、创立新世界之初，政权创建时期的特殊时代风格。

楼群东面本是一片杂草丛生的开洼地。可不久，开洼地西北角就垫起土，盖起几排红砖平房。住进了后面“工农速成中学”的教职职工和家属。

瑞金路热闹起来。除了警卫战士按时换岗，几座洋行大院的洋妇人出来遛马，省委干部的汽车来回经过外，路边又出现了一群穿补丁衣服，夏天光脚丫的孩子。

他们在草丛里逮蚂蚱，逮“弹弹高”、螞蚱儿，还会用接起来的竹竿粘路边大柳树上的蜻蜓、知了，逮树牛。这有一半是为了玩，一半是为了带回家去喂鸡。有时，他们还来打路边的草背回家去喂羊；或者挖马齿菜、曲曲菜、薇菜，给家里佐餐；从省委干部宿舍的灰碴堆中拾煤蜚儿，回家当引火煤。

这些孩子懂得很多南生不懂得的事，因此南生老跟他们凑合，有时也跟着割草、拾煤核儿、挖野菜。这在南生来说，是游戏，可对那些小伙伴，就是必须负担的家务劳动了。

晚饭后，太阳正落下去，天上布满了变幻莫测的火烧云。南生急着去找红砖房的大庆，他把吃剩的半块馒头攥在手里，边啃边跑。

大庆和弟弟大维，正在家门口土地上拍“毛片儿”。大庆快乐地唱着首歌谣：

哎哟我的天儿呀，  
皮鞋露脚尖儿。  
老师让我交杂费呀，  
我说再等三四天儿……

从他们身后的屋内，飘出一股白菜虾皮烩窝头的香味。南生拿起馒头，正要往嘴里放，大维忽然像发现了什么似的，

“你吃的什么？”

“馒头。”

“吓，这馒头面真白！比雪还白。”他伸过头来，仔细端详着，“是‘富强粉’做的吧？准的。”

“什么‘富强粉’？馒头不都是面做的吗？”可怜的南生，根本不知道“面”还有各种分别。

“你真是傻蛋……”大庆轻蔑地说，“你不知道白面分标准粉、富强粉？咳，跟你说没用，你们这种人家的小孩儿都不懂得这个……”

南生茫然而羞赧，从大庆的话中忽然隐约觉到了他们和自己的距离。

“你们家成天吃大鱼大肉吧？”大维好奇地问。

“大鱼大肉有什么，还不如凉拌马齿菜香呢。”大庆自尊地接过来。

“不，我们家根本不是成天大鱼大肉……”南生着急地分辩着。

这也是实情，家里吃的比平房住户是好一些，却也并不是每天鸡鸭鱼肉。但他不知为什么还是觉得惭愧。因此，当另一个孩子也正好走过，大维又叫住他来看南生吃的“比雪还要白”的馒头时，南生窘得马上把剩下的一口馒头一下子塞进嘴里，跑回家去了。

背后，远远又传来大庆快乐的声音：

小葱蘸酱，越吃越胖，  
大鱼大肉，越吃越瘦……

南生家西墙隔壁住的是一家美国商人，他家有对双胞胎男孩，十岁左右的年纪。他们经常在院中骑一辆玩具三轮车，一个在后座上坐着，一个在前面蹬。两个孩子仿佛感染到他们大人的情绪，总显得很不起劲，无精打采的。南生只是看过他们玩儿，从来没想过一起做个游戏什么的。

一天上午，南生和惠兰坐在二楼窗台上“翻棋子”。玩来玩去总是南生翻不下去了，他有些扫兴，便想换个花样儿，透过玻璃向西边院里望去，想看看那两个美国孩子正在玩些什么。可他们根本不在院里，只有那个长着像煮红的螃蟹颜色的大脸，腮边满是大胡子的美国人，心事重重地在花圃间来回遛哒。

美国人低头向花丛间端详了一会儿，忽然，猛地扬脸大声喝叫了几声。一个头戴破草帽的老头儿慌慌张张奔了过来，毕恭毕敬地站在美国人面前。

老头儿的个头儿倒不矮，和那美国人也差不多，可两人往一块儿一站，老头儿却像矮下三寸去。那老头儿姓贾，是美国人的门房兼花匠。贾老头儿一家住在大门旁边的一间小屋里，他们家有个小女孩子叫菊子，十三、四岁，有时能看见她拖一把大扫帚扫院子。

不知为什么，美国人冲贾老头儿大发脾气，贾老头儿似乎想辩解几句，却被美国人一连串的恶语喝斥住了，不敢出声，畏畏缩缩地低着头。美国人不依不饶地越说越气，突然，抬起胳膊挥手给了贾老头儿一个嘴巴。南生和惠兰没听见响声，可分明看见贾老头儿趔趄了一下，仍然低头站着没敢动地方。那两个美国孩子本来正想跑过来看热闹，却被这一巴掌吓得转身又往屋里跑去。

惠兰气得从窗台上蹦下来，骂着：

“好个美国鬼子，瞧把他霸道的！”

南生跟着惠兰也跳下来。惠兰阿姨拉着南生气鼓鼓地往外走，正碰上警卫班王班长从后院走过来，她将看到的事对王得胜说了一番，王得胜顿时窜了起来，嘴里骂道：

“这他妈狗日的……比他个头儿大的鬼子，我都捅死过好几个……我去教训教训他。”说着拔腿就要朝门外走。走了几步，王得胜眼珠转了几下：“先去请示一下首长更合适。”他转身奔杨思源的工作室去了。

其实，王得胜对隔壁的花匠平日根本看不上眼，贾老头儿对这个院子的邻居冷淡得很，从来连个招呼都不打，还不如那些外国人呢。可今天，他挨了打，王得胜一听就坐不住了，他

气的是，在堂堂中国人民解放军眼皮底下，美国人竟敢欺负中国人！

杨思源听了王得胜跟惠兰的述说，略一思考，用手指指王得胜，“这事你不要独自去办，你去叫上黄秘书，马上到隔壁去一趟，警告一下那个美国人。他这么做侵犯了人权，是违背中国法律的。你不要说，让小黄说。”

后来，惠兰和南生在门口碰见了菊子，菊子看四周没人，小声对她们说：

“那天你们一来，把老爷吓坏了，一个劲儿地直鞠躬……”她说得挺慌张，看来还是有些害怕，但显然是高兴的。

“他过去老打你爸爸吗？”惠兰关切地问。

“嗯，老打……”菊子畏葸地说。

“以后再敢，你就来找黄秘书。”惠兰教她，“听见了吗？告诉你爸爸，腰杆硬点儿，别老那么低三下四的。美国人算老几？现在解放了！”

菊子默默地点点头。

秋末，这家美国人回国去了。花匠贾老头儿一家也回了乡下。整整一个冬天，那个院子都冷清清的。刚开春时，那个院里才又搬来一家人，也是穿制服和列宁装的，他们还带来了一个叫小萌的穿着背带小花棉裤，圆圆的脸，梳着两条短辫的小姑娘，看样子也就两、三岁，大大的眼睛显得挺秀气。

杨思源和路远当晚就去拜访了新邻居，这是他们的老熟人叶益中一家。

### 三

院里的葡萄熟了，一串串紫珠青玉，累累满架。南生馋得口水直滴。杨思源带着南生和惠兰摘下满满两大脸盆，让他们先给警卫战士们送去。

他们把两盆葡萄抬到后院那排平房前，惠兰冲“没牙佬儿”说：“首长让给你们送来的。”

班里战士们在擦枪。王得胜正把子弹袋放在身旁，拆开那支苏制铁把冲锋枪。

南生凑过去，看他擦完枪，熟练地把枪装好，又从子弹袋里取出弹夹，将黄澄澄的铜子弹摊在一块油渍渍的粗棉布上，一粒粒地擦得亮晶晶的，再装回去。南生忍不住想摸摸。

“小鬼，这个你动不得，”“没牙佬儿”看出了南生的心思，“一颗子弹要消灭一个敌人。”

“我知道，过去敌人是国民党反动派，现在的敌人就是美国鬼子。”南生显示着自己的知识。

“对着呢，谁告诉你的？”“没牙佬儿”赞赏地看了南生一眼。

“她告诉我的。”南生指着惠兰离去的背影。一阵风吹过，把惠兰的裙子吹得飘起来，露出一角花裤衩。

“没牙佬儿”盯着远去的惠兰雪白的大腿，鄙夷地说，

“我最恨城市里女的穿裙子了。有的女的真不害臊，里面就一条三角裤……”

“她穿的可是长的，不是三角的。”南生赶紧捍卫着惠兰阿姨的声誉。

“那……还行……”“没牙佬儿”嘟囔着，任凭大手出招，抓得晶亮的子弹，得意地拍了拍，

“够他们吃的了。”

“够谁吃的？”

“谁？美国鬼子呀。他吃了这颗花生米，再吃什么也不香了。”

“‘没牙佬儿’，你打过美国鬼子吗？”

“怎么没打过，前年我才从朝鲜战场换防回来的，”他张开嘴，用手指着上牙床说：“这就是跟一个大个儿鬼子拼刺刀时，让他给捅下去的。”

“他呢？”

“让我一刀捅死了。哼！我拿俩门牙换他一条命……够本儿。告诉你吧，美国兵别看个头儿大，他们吃面包长大的，暄。你看面包老大个儿，里面都是窟窿眼儿，不如咱的呛面馒头，别看个儿小，实着儿。”

旁边一个河南小战士插嘴：

“班长，听文化教员说，美国正在咱脚底下，俺就闹不明白，咱脚底下不是地吗？那美国人在地里活着？跟土行孙似的？他们不喘气，喘土坷垃？”

小战士姓张，也就十六、七岁，其实还是个大孩子，见了南生特好逗。有一回南生闹肚子，窜了一裤子稀，以后他见了南生就拍着手唱：“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啦……”把南生弄得又哭又气地满后院绕着追他。

“你课白听了？他们不是在地底下，是在地球那一面，跟咱们脚对脚。”“没牙佬儿”解释。

“哪能呢？”小张不以为然，“那不成了头冲下了，头冲下还不掉下去？”

“地球有吸引力，把人啥的都吸住了，掉不下去。”

“那更不对了，地球吸着俺，俺咋还能蹦呢？吸铁石吸铁沫子不是不动弹吗？”

“铁沫子有腿吗？人不是有腿嘛！”“没牙佬儿”有些不耐烦。

“再说鸟，它既能飞上天去，地球吸不住吧？就算地球把美国人吸住了，那美国也有鸟，它咋不掉下去呢？”

“你的鸟地球吸不住！”“没牙佬儿”被问得说不清了，恼羞成怒地喝斥着。“行了，擦完枪，大伙来分葡萄。”

这些警卫战士，都从战场上滚过，绝不是没见过世面的兵蛋子。就是小张，也曾经撩起过裤腿让南生看他“桂花”后留下的伤痕。那个伤疤跟一个大铜钱那么大，光滑滑的没有汗毛，颜色和周围皮肤比，是紫的。他还打开过一个小布包，让南生看他的两枚奖章、纪念章。警卫班里，大多数人都有，但他们一般舍不得拿出来给南生看。

就在小张给南生看过奖章之后不几天，他又挨了王班长一顿狠狠的批评。说起来，都是因为隔壁那家瑞士领事引起的。

瑞士老夫妻院中有两个花架，其中一个藤萝架，另一个没有植物攀爬，吊着一张双人大摇床。夏天，老俩口儿经常穿着泳装，并排躺在摇床上，戴着黑色太阳镜，进行日光浴。

不知怎么搞的，有一次被小张发现了。可能是因为岗亭的后窗正好有一半儿高出了它背靠着院墙。

那天，惠兰正领着南生出门，见到好几个战士挤进岗亭，从后玻璃往那院里看，觉得挺奇怪。

“你们看什么？”

小张回头看见惠兰，面带诡秘地笑着，“西洋景，要看你自己看……”说着他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占的空子让给惠兰。

惠兰好奇地凑上去，看了一眼，回过头来，由于不知所措